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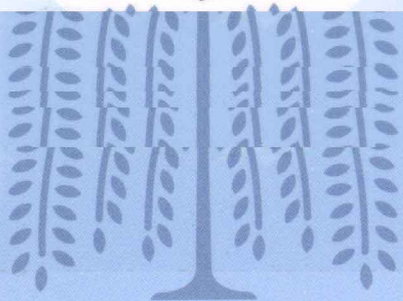
飞扬

青春校园记忆
美文精选



烟花忘记了

省登宇◎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烟花忘记了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花忘记了/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6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ISBN 978-7-5125-0356-4

I. ①烟… II. ①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405号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烟花忘记了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周 贺
美术编辑	刘洁羽 王振斌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9.5印张 124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56-4
定 价	17.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 1 章 烟花忘记了

烟花忘记了 ◎文 / 王天宁	006
你在那一刻患过风伤 ◎文 / 方慧	012
凌空绽放的旧时光 ◎文 / 张晓	024
高三一出戏 ◎文 / 丁威	030
教师散记 ◎文 / 刘创	036

第 2 章 最初的理想

阁楼 ◎文 / 徐利	046
小镇记忆 ◎文 / 晏耀飞	049
最初的理想 ◎文 / 张晓	052
邂逅一场旋律 ◎文 / 方慧	057
做客 ◎文 / 柳敏	060
如果有一天, 你梦想成灰 ◎文 / 谢文艳	064

第3章 杂碎点点

我爱你，再见 ◎文 / 刘创	072
杂碎点点 ◎文 / 宋南楠	087
我走后的日子 ◎文 / 丁威	095
醉红色 ◎文 / 张烜怡	100
当时光转身 ◎文 / 方慧	104
勿忘心安 ◎文 / 王天宁	113

第4章 烟波微蓝

烟波微蓝 ◎文 / 谢文艳	118
病 ◎文 / 张烜怡	123
1、2、3，请闭眼 ◎文 / 刘文娇	128
草书 ◎文 / 张迹坤	132
甲骨裂 ◎文 / 唐有强	141





第 1 章

烟花忘记了

这时拥有轻微的叹息，烟花便有了热度，逐渐温暖起来

烟花忘记了 文 / 王天宁

对烟花的印象，一直是“升上天空后爆炸，绽放成花朵的形状，同时伴有轻微响声”。在新年或节日庆典，它反复出现。

多年后我站在寒冷的夜空下，仰起头，烟花在眼前爆开。只是视角不同而已。它的颜色、形状，一成不变地铺展在眼前。

升腾的、升腾的，夹杂地面上的鼓掌欢呼。五颜六色，闪闪发光，像一颗小小的种子飞入天空绽成花朵。无论站在哪里看，烟花都显得热烈而壮观。

然而我自小就是喜静的人，对烟花爆竹之类的毫不在意。“大年三十”或“破五”的晚上，爆竹声响成一片，很吵，我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有细微的冷风吹进房间。起身关窗时，看到外面是被烟花映红的天空。

想来烟花似乎是美妙的。跟乱七八糟的鞭炮不一样，它在空中默默开放，默默陨落。它打开时是庞大的闪亮球体，像眼睛一样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世界。若这时拥有轻微的叹息，烟花便有了热度，逐渐温暖起来。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烟花是冷的。

它在空中被风吹得偏移了位置。有的沾染满身冬天的潮气，未爆开就早早坠落下来。在黑暗中看到微

红的小光点，无限遗憾地落到半空，寻不见踪影——那都是夭折的烟花。

烟花留给我最初的记忆，并不是那么美好。

很小的时候，爸妈带我去潍坊，恰赶上当地的风筝节。四月里晴好的天，夜晚降临后有明亮的星星，夜不那么黑，星星映照处透出微弱的光。满天是带夜光的风筝，像龙一样盘旋飞舞，流光溢彩，或是安装小小的灯，闪闪烁烁像一串星。

庆典结束后体育馆上空燃起烟花。爸妈坐在我旁边，四处是响亮的欢呼喝彩。我扬起头，大片的烟花仿佛要掉下来。不知是因为恐高还是其他原因，烟花跟着微凉的天空一起旋转起来。

我抓住爸妈的手，大声嚷嚷：“烟花要掉下来了，要掉下来了！”

说话间，真有细小的物质落进眼里。我以为那是烟花的粉末，嚷嚷得更起劲了。那一刻是恐惧的，我想着巨大的烟花砸在身上，人会被烧成什么样，不禁把头埋进妈妈怀里，小声嘟囔，似乎还流了眼泪。

“没事的，别怕啊。”

不知是我爸，还是我妈，把手放在我背上。拍两下，顿一顿，又拍两声。我听到妈妈的轻声安慰，渐渐安静下来。

后来爸爸又摸摸我的头，叫着我的名字，让我往上看。

我不敢，抬起头瞄了一眼，又惊恐地把脸埋下去。

绚烂的烟花，爆破时开满天，五彩斑斓。妈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烟花不会掉下来，你看，多美啊。”

当我真正鼓起勇气抬头看一眼时，烟花表演却结束了。人们纷纷起身离开。我趴在爸的背上，扑面而来四月温暖的风，携带燃烧后余烬的味道。

夜色渐浓。妈一直用手托着我的屁股。走一段路，又轻声细语对我说烟花燃放的原理。

朦朦胧胧的，夜空中似乎升上许多风筝。夜光的，深深浅浅的绿，像龙一样摆动身体。

那一串串，閃閃爍爍的，都是星星。

我站在窗前，烟花似乎永远不尽。閃耀的、上升的、爆炸后绚烂的色彩。

想起长大后的事，放假时学校都会发通知，好像寒暑假也要把我们攥在手里，要我们乖乖听话。粉红色的纸，传到手里时往往字迹还没干，一抹就是一大片。

信上布置寒暑假的实践作业，忘不了填上假期要注意安全的事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行字底被画了横线，是特别严重、特别重要的意思。

毕竟放假了，再严重再重要的警告，小孩子也不会在意。邻居家的小孩拉着我去放烟花，但我不感兴趣，觉得这东西吵。然而他硬塞到我手里，是那种能举着放的小烟花。燃烧时向外冒一簇簇火星，呼呼的声音像流水。

闪光。明亮。把巨大的花朵拿在手里，有时旋转一两圈，火星四处飞溅。

第二天清早被我妈揪着耳朵叫醒。她指着叫我看新衣服上的洞。

那些洞大小不一，外缘漆黑，内部是深深浅浅的灰白色。洞都是被烧的。

我说不出来。把脸扭过来扭过去，不敢看我妈的眼。

“是玩烟花烧的吧？”我妈问我，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是吗？”她又重复一遍，一眨不眨盯着我的脸。我还是不敢说话，愧疚和害怕在心底绕来绕去，最终粘成软绵绵的语气，颤巍巍地应道：“嗯。”

“这是新衣服啊。”她把被子从我身上掀开，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下床，把旧衣服扔过来，“呼”的一声盖到我脸上。

不知她是不是因为刚洗过菜，手心很凉。窗外是朦朦胧胧未亮

透的天空，临近年关，“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从远方传来，空闷的响声，震颤我的心。我低下头，胳膊上被我妈抓过的地方，慢慢露出红色。

很疼，却不敢动，我就一直站在原地。我妈给我叠被子，掀起抖落时有细小的尘埃四处飞舞。停下时她又侧过头看我两眼：“过年也不让家长省心。以后别想让我给你买新衣服。”

我想争辩，却不知说什么。暖气很足，但身上感觉冷。

新衣服上一个个洞，都在嘲笑我。我伸手想把它拿起来，想了想，又把手放下了。

第二年过年时回到了老家。

老家没有暖气，整日缩手缩脚。但寒冷自有它的好处，雪落在屋顶上长久不化。房檐下结着冰凌，阳光照在上面散发出一层层复杂的光晕。

雪房子。下雪时，我站在远处看。屋檐屋顶，挂锁的门闩，墙角垂着的小铃铛，哪里都是白，朦朦胧胧的白。

年夜饭后被叫出去放烟花。我不敢放。去年新衣上的洞还在眼前，大大小小，深深浅浅。

我在风里跺着脚，往手里哈气，又摆手拒绝了递过来的小烟花。我站在那里，对姑姑说：“你们放好了，我看着就行。”

我妈在近旁，她回头看我一眼，没说话。晚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

“没事，很安全的，这是冷火。”姑姑对我说，又示意我，“拿着。”

我犹犹豫豫，不敢去接。燃尽的火花落在地上，微微的火光，浅浅的红色。被风一吹，忽然亮起来。一会儿又黯淡下去。

熄灭的火药末，在风里四处散开。

“姑姑给你的，拿着吧。”我妈从姑姑那里把小烟花接过来，递给我。

还是犹疑，把手举离身子老远。细细的烟花棒，藏青色，点燃时是渺小的火星，安静燃烧。

冷火。我想起姑姑的话。她像个小孩，举着烟花旋转，往表弟手里塞了好几根。我忍不住把指尖放在火星旁边，果然没有温度。小小的亮光溅到手上，转瞬没了光彩。但忽然感到指尖麻，又立马把手缩回去。

所谓“冷火”，却不真的“冷”。

下雾了，四处茫茫的白。烟花棒燃尽后是炭黑色，握在手里很长时间，直到一点温度也没有，像四处的冷空气一样冰凉，才把它扔进黑暗的角落里。

姑姑和小表弟玩得很开心。我没再向她要烟花，和我妈跺着脚踩在冬天坚硬的地面上，远处回响着除夕的鞭炮，姑姑和小表弟把玩着烟火棒，小小的光，小小的明亮。雾气飘飘荡荡，火光映在上面格外生动。

我叹口气，羡慕得眼圈都快红了。

夜深后爆竹更加热闹。天空不停变换颜色，窗户被震得“咣咣”响，而我却睡着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梦境不踏实，不自由。小时候的自己，长大后的自己，不停变化。我坐在体育馆的座椅上，屁股下凉凉的，因为大团美丽的烟花小声哭起来。

我站在雾气飘荡的黑暗中，两手空空，看着亲人们把玩烟花棒，心底堆砌满满的羡慕，快要溢出来了。

而后我又站在空地上，诺大的天地间只有我自己。大团烟花在我头顶绽开，它的颜色、形状美丽如初。耳畔吹进冰凉的风，我抬头的瞬间嘴巴鼻子呵出大团白汽。烟花逐渐落下来，但没有熄灭，保持燃放的态度，凝结住了，小小地绽放在我手心里。

深深浅浅的梦境，一直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是Westlife的《Home》：“Let me go home...”

不在意不代表忘记。

只是那些冰凉的记忆，冰冷的火光，烟花都已忘记了。

作者简介

FEIYANG

王天宁，山东济南人，高三学生。生于1993年1月25日。写作是为了曾经的承诺，想把日子过成歌。13岁起发表小说，至今已在《中国校园文学》、《萌芽》、《青年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美文》、《读友》等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近七十篇，并在各家杂志上有过专版介绍。有多篇文章入选各类文集。（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你在那一刻患过风伤



◎文 / 方慧

曾经连续半年，每一个夜晚你都被噩梦困扰。醒来的时候全身无法动弹，好像有人重重地坐在你身上，刻意压着你。每每挣扎半个钟头，才能缓过来，得以动弹，过好久才能再次渐渐入睡。有人告诉你这叫“鬼压身”。一开始你当然很害怕，时间久了，这种事情遇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怕也懒得去怕了。无聊的时候，还会在挣扎的过程中，在喉咙里轻声和压在身上的那个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它说话。

而真正让你忘不掉的，却是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凌晨从噩梦和“鬼压身”中逃脱后，你发现了楼上正在读高中的大姐姐的秘密。你无意中在自己的阳台上听见楼上的大姐姐在阳台背书，有时候是历史，有时候是英语。你为这个发现惊喜不已，从此你夜里异常精神，把落地窗开到最大，用耳朵观察大姐姐每晚从几点背书到几点。每天晚上两点，你能清晰地听见楼上阳台的门被人打开，你知道大姐姐开始活动了。可是你始终无法知道她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你总是等不到听见楼上的门被关上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则暗暗懊恼不已。

你不愿意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白天碰见她的时候，

你会低着头暗自诡异地笑，好像你知道她的天大的阴谋，她自己却毫无知觉。你为此异常自豪。直到今天你也无法让人相信她这个秘密对你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谁也不知道，你每次见到那个姐姐，就如同见到了一切一切的希望。

那年你发现了一个别人的秘密和别人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让年轻的你轻易地兴奋上好几天。被你发现了秘密的人就是楼上的大姐姐，而发现了你的秘密的人，是你喜欢的那个小男生。

坐在你前面的小男生总是问你借修正液，一次又一次，到最后你和他都习惯了，他招呼也不用打，把修正液拿起来在你眼前晃一下就直接用。你的修正液买来以后简直就是你们俩人共用的。

有一次你不小心把修正液上面贴的那张包装纸撕开了一个角，包装纸本来就很黏，你把它又黏了上去，你发现黏上去以后和没有撕过是一样的，毫无痕迹。这让一个念头在你脑中一晃而过，你又一次撕开包装纸的角，拿起圆珠笔在里面写了一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然后再把包装纸黏回去。

你为这个小小的游戏窃喜了一会儿就忘了，一个星期以后前座的男生突然撕开了那个包装纸，指着这行字回头问你，“这写的是我吧？”

谁都知道，前座的男生名字叫杜康。你在那一刻脸红到耳根，你能感觉到脸上的皮肤在发烫、燃烧。那几天你的心情兴奋到极点，不是开心得兴奋，而是尴尬羞耻到极点导致的兴奋。至今你还记得杜康一再回头问你为什么要写他，问你在搞些什么。他神色里那么多得意的笑意，好像知道了你的什么不能见人的秘密。

你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小魔鬼，他能洞悉你的一切心思，甚至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想，他一定是上天派来的吧。那个下午你一定到死也忘不掉，那个小魔鬼还你修正液的时候故意从桌子底下递给你，你伸手下去拿的时候，碰到了一只柔软的，清凉的、指尖细细的手，那只手迟疑了零点几秒，然后轻轻地扣住了你的指尖。

你的生命啊，会帮你拼命记住那一刻，你活了十三年从未体味过

的欢愉。

你为此整整惊慌失措了大半个夏天，你躲开了杜康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杜康再次问你借修正液的时候发现你总是低着头，茫然地回头问你为什么不理他，你听着这样的疑问愈加不知所措和尴尬，会立刻把脸转向别处。

暑假前夕，全体大扫除，离开的时候杜康站在你的座位旁伸手拦住了你，你亲眼看着那个小魔鬼眼里居然也有着跟你一样的惊慌，茫然，还有尴尬。“原来他不是上天派来的，原来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小孩。”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你听了突然有点失落，没有了那种被早已注定了的命运所主宰的新奇感。

“你放假会去镇子上玩吗？”杜康问。

“嗯。”你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做出正常的答复，于是连忙开了口。可是一开口你又发现你的回答并不是什么正常的答复，因为你暑假根本没有去镇子上玩的打算。

可是，说了也就说了吧。你看见你喜欢的男孩子兴致那么高地跟你说他暑假第一个月都会待在他舅舅家里，他舅舅家在镇子上的长江路的倒数第五户人家，是开香烟烧酒店的，叫你千万要去找他玩。你也只能点点头，并且在心里知道这个邀请是有一定的含义的。

反正去一趟镇子上也没什么难的，叫哥哥带你去就可以了，你这么想着，心里对暑假充满了期待。

二

记忆中镇子总是和哥哥挂钩的。哥哥比你大四岁，去年中考没考上正规高中，上了镇子上的中专。上了中专的哥哥，每个周末回来一趟，都会变一个样子。上次染个黄头发，这次就在一只耳朵上穿四个耳洞，下次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胆小怕事，沉默寡言，时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爸爸骂而躲在房间里一天不出来的哥

哥了。

可是哥哥还是哥哥，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你这个小妹妹。会常常带一些小礼物回来送给你。有时候是一个时髦的发卡，有时候是一根两块五毛钱的润唇膏。还总是在周末带你去他的学校附近玩。

父母已经对哥哥彻底失望了，他们对哥哥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胡乱混一辈子没关系，别带坏妹妹。乱七八糟的地方别让她去。”有时候你听到这句话，会立刻警觉地把目光转向哥哥，可是在他脸上你从来也没有看到你希望看到的忧伤。他总是对你微笑，微笑。父母说他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而实际上哥哥也确实没有听父母的话，他每次在街上给你买一些廉价的零食后，总会带着你钻进一家网吧，混进一大群打赤膊的男孩和穿得很鲜艳的女孩中间打游戏，他说那全是他的同学。他站在一大堆破旧的电脑中低头拉出一张凳子拿到一边让你乖乖坐着，然后转身和那群人一起玩游戏，大声说话，骂人，抽烟，喝啤酒。

你在一边吃着刚买的话梅或者是薯片，发着呆，看着这一切，已经可以面不改色。

其实你全都记得。你时常看见哥哥打着赤膊用手比划下流动作。你亲眼见过哥哥在上网的时候手悄悄伸进旁边一个女孩的裙子下面，最后和那个女孩抱着钻进厕所很久才出来。甚至很多次你还见过哥哥手里持着刀出去打群架，鲜血横流。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想，你只是太无聊和寂寞了，你只要跟着哥哥出来散散心，看看这个镇子上的房子，小店，这就够了。你继续发呆。

“要我教你玩 QQ 吗？”一个慵懒的声音抛过来。

你抬头，是打赤膊的男孩之中的一个，上次打架就是他带头出去的，哥哥好像叫他老虎。

你抿着嘴看向老虎身后的哥哥。哥哥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电脑，于是你的目光转回到老虎的脸上。

“不难的，你在这里也无聊，不如我教你吧。”他看着你说。

你继续抿着嘴不说话。

“你别调戏兄弟的妹妹啊，胡搞。”一个女孩的声音，你朝声音看过去，是一个穿绿裙子化浓妆的女孩在说话。你认识她，这辈子你也忘不了她的样子。她对你笑，你顿时感到很亲切。

老虎笑着回答，“我是那种人吗？”然后出去买了一瓶啤酒玩游戏去了。哥哥这时候回头，对你说，“别怕哦，他逗你呢。”你点点头，笑了。

每次到了晚上九点钟哥哥就会借个自行车送你回去，你有时候还会念念不舍呢。这里虽然很多奇怪的人，倒也很自在。你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你害怕独处，喜欢栖身于热闹之中，但是又无法完全融入进去，只能看看别人的热闹，这样你就找到存在感和安全感了。所以你还是喜欢这里，喜欢这些人的。

除了那一次。

一个男孩子跟哥哥说起去蹦迪的事情，哥哥用力把手中的烟屁股摔在地上，大声说，“上次那个女的真丰满，跳舞的时候擦到她的胸，爽死了。”

时间静止了，整个世界都静止了，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感到全身上下所有的毛孔都沸腾了，炸开了，你感到剧烈地羞耻，羞耻到无法用言语形容。那群男孩忘了你的存在，你在心里狠狠地下了一个决定：如果这时候有人看你一眼，只要是一眼，你就去死。

很多年后你也能清晰地想起当时多么警惕地看着前面那几个背影，生怕其中任何一个人转过头来。也许就算是现在，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场面吧。

还有那一次，你一定到死也忘不了。那个对你笑的绿裙子女孩腿上突然有一条长长的血痕在延伸，哥哥抱着她往医院飞奔，嘴里一直喊，“没事，我问他们借了钱，我们先去医院。”惊恐万分的你在原地等待，老虎告诉你，那个女孩怀孕了，是你哥哥的孩子。他的神情那么自然，仿佛在叙述一件很平常很平常的事。而从医院回来后的哥哥和绿裙子